

第十二回 武偽將棄暗投明 范真人將機就計

卻說那舒須虎武貴，懷了投降之念。一日對梅富春等道：“我本好人家兒女，祇為事出無奈，做此勾當。然此心亦嘗想見天日，這裏豈可了我終身？”又一日，對陳龍等道：“倘有機會，我便棄暗投明，哥哥等肯扶助我麼？”陳龍等恐其意還有假，不十分把實話說明。但道：“若大王有用我等的所在，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。”自此，武貴祇與陳龍等日夜飲酒作樂。若部長彪來說攻打官兵事體，祇推有病。部長彪原是一勇之夫，並不疑惑。自從第二遭敗回，並無人替他忠謀善計，也不思想與官兵決甚麼勝負。官兵這裏，亦因此安閑養銳。陶元帥日逐與湛翌王等諸將，談論兵機，籌畫計策，祇著賈參將標下舊員蔣奇、張吉、施達、朱正等嚴守各營各汛。那時正是七月初旬，天氣還熱，陶公整酒，邀請湛翌王等幾個親將，在中軍乘涼夜飲。祇見范雲侶、卜道人兩個，一齊起身說道：“元帥不宜祇管飲酒，今夜必主賊人劫寨，可作速整備。”陶公聽了，又傳令各營，用心提防。一面著千總班惠，領小船二十號，健兵二百名，往湖面上直泊孤山左近，打探回話。

且說賊首部長彪，連日請武貴議事，被武貴推病不睬，心中好不悶悶。這日正是初九，又叫人到武貴營中，請他商議攻打官兵。武貴始初沉吟，忽計上心來，便假意對來人道：“你去回復大王，說我收拾就來。”剛等那人去了，便請陳龍、梅富春等上坐了，說道：“哥哥等俱有意功名否？”陳龍等佯答道：“龍等蒙大王不殺，已屬過分，又承推心置腹，手足相待，此恩此德，何日忘之。願終身隨侍大王，共圖謀王定霸，同享富貴，龍等之幸也。若說別項功名，祇恐如今世人狡猾，我雖竭盡忠膽，一旦免死狗烹，人將仇我，悔之晚矣。望大王思之。”這幾句話，分明是套他意思，看怎麼回答，便將機就計。

祇見那武貴，雙眉倒豎，兩眼圓睜，正色厲聲的道：“我看哥哥一貌堂堂，胸中富有才略，將來直上青雲，攀龍附驥，不意如此議論，乃碌碌庸夫之所不為，豈所望於哥等哉。”陳龍等便齊聲應道：“末將等久有此意，誠恐大王不決耳。苟有舉動，敢不力效犬馬，以報萬一。”武貴便歡喜道：“足見哥等忠義。便促椅對膝，將適間部長彪差人來請同議進兵，不如乘此機會，殺卻那廝，以為進見陶元帥之功。即哥等所負前愆，亦可贖矣。但急忙不能下手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為萬全。”陳龍等道：“足見大王高義。”即時一齊到部長彪寨中。部長彪道：“前日被他們兩次羞恥，怎生弄個計兒，報復前仇，殺他片甲無存。便乘勢攻打各路，奪了饒建等處，立定腳頭。然後渡江，以圖大舉。倘天命歸我，那時你亦不失封侯之位。故此，連日請你商議，你又害病不來，我心中好不納悶。今幸你病好，正好商量哩。你意下還是怎麼？”武貴道：“大哥之言，正合吾意。官兵見我們連日不去攻打，彼志已怠。今夜不須全寨人馬，祇用二千精勇，大哥便領前隊一千，戰船一百，奮勇直入。弟領後隊一千，戰船一百，四下策應。趁此月明如晝，吩咐手下，俱要全副披掛，精利器械，一更飽飯，二更起行，三更直抵官兵大寨。祇可向前，不可退後，違令者斬。祇此一番，管教殺盡他們便了。”部長彪聽罷，大喜不迭。亂叫的道：“好計也，好計也！”陳龍道：“大王一面收拾起營，一面先撥幾個弟兄，到官兵近處打聽消息，好做手脚。”部長彪道：“此計越發妙了。便差你去走遭。”正是：

天謀賊首矜奇算，有勇將軍得計時。

始信猖狂籌畫短，空勞鹵莽抗王師。

陳龍領命，正中下懷。便帶同來的二十餘人，小船四只，棹出孤山港，趁著西南風，一帆將到。祇看見前頭亦有幾號小船，搖櫓揮棹而來。你道是誰？卻是千總班惠，探聽賊情的。看見前面船來，不知好歹，便一箭飛來。陳龍躲過，大叫道：“來船不可放箭，我乃湖口將官陳龍也！”班千總聽見道：“既是陳老爺，此來為何？”陳龍又叫道：“賊人中我們之計，今夜要來劫寨，先教我打聽，我特來報知。”一邊說話，兩船相近。班千總道：“如此難為老兄了。”陳龍道：“他們如此如此，然多虧武貴之力，老兄可速回去，通知元帥、軍師等，必要如法策應，不可有誤。小弟亦便回去，好相幫行事。”班千總曉得了備細，回到營中，即刻報知陶公等。陳千總亦回到孤山，賊眾已開船揚帆而來。他便先見了武貴，道了遇見班千總之事。武貴道：“多謝老天，事必濟矣。”陳龍又到部長彪那裏，佯報說道：“官兵並無整備，亦無動靜，今番正中我們之計。”部長彪大喜，祇顧催船前進。

陶公這裏，吩咐署總鎮湛國瑛、參將賈龍、遊擊蔡大能、守備施國仁等，一同如此如此。自己便同兩個軍師眾將，在軍中主持。將近三更天氣，望見賊船將近。先一隊三百餘人上岸，直殺入前營。見營中並無動靜，曉得中計。急退走時，後面炮聲震天，卻被千總龍士彪、趙仁兩路伏兵殺出，賊眾大亂。部長彪看見前隊有失，便躍躍上岸來救。後面武貴、陳龍、梅富春、張桂、項山、盧三義、朱瑞、秋文部兵二百，一齊發作，喊道：“從我者生，不從我者死。”武貴部下的，俱齊聲應道：“願從大王。”便放火燒著部長彪部下船隻，又上岸抄出右路，投官兵營內來。賈龍等棄馬上船，抄出左邊，截住部長彪歸路。部長彪看見船上火起，正心慌時，又見右路中衝出一彪人馬，旗上大書“都督府湛”，乃是湛國瑛，一千救應遊兵，接住廝殺。正酣鬥間，湛總府馬失前蹄，一交跌下，被賊縛去。武貴、陳龍看見，急回身救應。部長彪見反了武貴，知勢頭不好，便繞岸而走。正是：

籠中飛鳥釜中魚，卷甲拋盔器械虛。

漫說奸雄強似虎，今朝弄得命如雞。

誰知他命該未絕，頃刻變了東北大風，燒剩賊船，直刮攏來。賈龍等祇好救護自己船隻人馬，那裏還有工夫追殺。故此部長彪竟一溜煙上了小船，逃回寨去。那時眾嘍羅綁了湛翌王解來，部長彪喝叫上了囚車，等捉得叛將武貴並陶杞等，一齊斬首。

也不及細說湛翌王被陷之苦。再說賈龍等，因回風反火，亂燒過來，不敢截殺，祇顧救滅自己船上的火，賊已去遠了。檢點各路遊伏諸將，不曾折損一個，祇有湛翌王被賊擒去。陶公心裏十分著惱，即傳令收兵，與范、卜二軍師，商議救之之策。恰好梅富春、陳龍一班，領了武貴來見。陶公先謝了他義助之德，便問及部長彪捉了湛翌王去，如何救得回來。武貴道：“湛將軍此去，祇怕即為所害。若留而不殺，便有計救他了。”陶公慌忙問其故，武貴道：“必先煩一位到彼寨中，探聽湛將軍消息。若端然在彼，便通信與他得知，使其放心。元帥這裏，盡起水師，連夜直抵孤山。他必盡起營中精銳，來拒天兵。武貴當少效犬馬，報元帥不殺之恩。帶領本部人馬，抄到前山乘虛搗其巢穴，叫他首尾不能相顧。再設左右二翼，防其奔突。此計若行，不但救得湛將軍性命，即可力擒此賊，元帥亦可免南顧之憂矣。伏惟元帥上裁。”陶公大喜道：“將軍之言，正合愚意。非深嫻兵法者，那能有此妙算。諸葛再生，孫吳復起，亦不是過也。但深入虎穴，恐難其人。”

范雲侶便於袖中打了一卦道：“湛先生此去無害，因他還有幾日災厄，難星一退，賊亦可平。即不報知，諒亦不害。但恐我軍到時，彼陡起不良，把他難為為慮耳。貧道自去走遭，庶為妥貼。”陶公道：“若仙翁去時，極為妥當。祇是老夫軍中，早晚乏人商議，如何是好？”雲侶道：“元帥左右，自有卜師兄、賈、蔡諸將軍商議大事，貧道此去，諒亦就回。祇須元帥撥一二人同去，臨期可以保得湛先生萬全。”陶公道：“祇是重勞仙長不當。”便置酒款待范翁、武貴及同去將員朱海、馮彩，一齊入席。雲侶道：“蔡將軍英勇，乞同貧道一行。”又賞了隨行的兵校二十餘人。雲侶別了陶公，收拾停當，俱扮做客商模樣，先拘刷貨船三祇，裝滿糧食在內，便順風揚帆，望湖內而去。有詩贊雲侶云：

扁舟直入虎狼軍，白艫仙翁氣誼殷。

管取良朋保無恙，干戈叢裏策奇勛。

陶公又差馬報人，下公文到饒州、建昌、九江、臨江各處，調撥水師，盡赴湖口聽調。

再說部長彪敗回，又怕官兵連夜來攻他。去了武貴部下一千精勇嘍羅，兵微將寡，急難支持，便著實提防。大小各港，盡著人守把。差細作四下遍貼募兵榜示，廣販糧米，以充軍食。又偽加了楚王之號，拔破傘鬼徐洪、青水雞傅大用、獨腳蟹楊勇、活七煞馬清四個為四路元帥。山上大興工作，蓋起王殿。當下范雲侶等三祇貨船，漾入湖心，早被一起賊人拿住。見是滿載糧米，便問：“你們那裏客商？不要害怕，這貨不必載往別處，可送到我寨裏，待我報與大王，將銀子平買你的便了。”范雲侶等道：“我等情願將一半助大寨公用，餘乞見還，救我們性命罷。”眾賊道：“且到元帥那邊，聽候裁奪。”催船行動。雲侶將機就計，假哭假笑，一霎時到了山寨，將船灣住，同賊眾去見了部長彪，哭道：“小的們千鄉萬里，將血本覓些蠅頭，養贍父母妻子，望大王開天地之心，得放還鄉，生死銜感。其船中所有，願一半貢入大王，其餘發還，以救殘喘。”那部長彪便大喝道：“你敢是沒有耳朵的麼！目今山寨缺少錢糧，正在各處販糴，你這些少糧米，還想放回麼。就是你們一二十人，亦正好編入隊伍。若道一聲不肯，立刻叫你做刀下之鬼。”便叫刀斧手伺候。雲侶道：“若不發還貨物，即使生放我等，亦難活命，不如求大王收用為走卒罷。”部長彪歡喜，叫賞了酒飯，吩咐道：“左部隊伍內，前日廝殺時傷了幾人，如今你去充補了罷。”雲侶等便應諾而去。

且說湛翌王陷入賊營，上了囚車，押入山後空廟之內，著幾個閑散嘍羅看守。一日一餐，飢渴難熬。心中又苦又惱，不知怎生可以脫得此難。猛又想起范道人皂囊，還有一個未開。因前言甚驗，不敢輕易。他又道即日就有用處，今日正在極急難之時，即向腰間取出拆看，亦寫著十數個楷字道：

火來怪至，貧道謹謹護持。

翌王看了想道：“依這看來，雖有災禍，諒亦不妨。但是陶公那裏，能作速救我。”不說湛生受苦之事，再表范雲侶等，被部長彪撥入隊伍，便暗自歡喜道：“部長彪果是一勇之夫，若稍有見識，我等便不能入腳在寨中了。祇不知老湛在那裏受累哩？”又過一日，范翁在寨中無事，一齊到山上各處遊玩，實是體探湛翌王安身何處。走到山後，遠遠看見一所古廟，雲侶道：“到那廟裏去玩玩，有何不可？”到得裏邊，祇見有幾個嘍羅在內。見雲侶等走來，便問：“你們是那裏，來此做甚麼？”雲侶告以如此如此，嘍羅道：“這便難為你們了。”老范一頭說，一頭走進裏面，早見得一件東西，乃是一輛囚車。再細看時，湛翌王端然在內。翌王見了雲侶，心知緣故，祇做不知。雲侶也祇眼送翌王，兩下俱各心照，怎奈耳目甚多，不能交接半句言語。雲侶心生一計，對那些嘍羅道：“大哥，這裏可有處買酒麼？”嘍羅道：“望西南上轉過山嘴，便有酒店，也是我們人開的舖子。”雲侶又道：“大哥，不瞞你說，我們來了這幾日，酒味也沒有得嘗，且是心裏納悶，若果有處買，還有幾錢碎銀子在此，斗膽敢煩大哥替我走遭，再弄些下酒的來，就同大哥們暢飲一回。”眾嘍羅道：“素無相識，怎好叨擾。”雲侶道：“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這卻何妨。”眾人便歡喜滿面，漸漸與雲侶親熱。

范老便乘空問囚車的緣故，眾人道：“老哥有所不知，這是與官兵廝殺拿來的將官。”又一個道：“拿得一個折了千個，如今官兵勢大，我們死活不知怎樣哩。”又一個道：“那將官說來也可憐，不如做些好事，把他松放些，何苦做此死冤家。”雲侶道：“是。”要知究竟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醒名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